



东 为 写 匠

丁品森◎著

挥毫落纸墨痕新，
几点梅花最可人。
愿借天风吹得远，
家家门巷尽成春。

——清·李方膺



華齡出版社

每个人都是上天的恩赐，都是历史的创造者。
感谢每一个生命，向虽年高但依然在学习、努力、奋斗的人们致敬！

乐为写匠

丁品森◎著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志红

责任印刷：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乐为写匠 / 丁品森著. —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69-0620-0

I. ①乐… II. ①丁…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
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6355 号

书 名：乐为写匠

作 者：丁品森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2次印刷

开 本：720×1020 1/16 印 张：18.75

字 数：230千字

定 价：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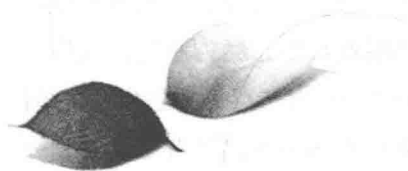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

传真：84039173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淡泊名利 追求真理

——向丁品森老师及年高仍不懈奋斗的人们致敬

□王永胜

在浩瀚的宇宙，人微乎其微。

然而，人，却能够主宰着地球。虽然，尚有很多事情我们一时还不能解释，还难以解决。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天天忙忙碌碌，努力在寻找着自己想要的生活，吃好、穿好、睡好、玩好等等，为自己而活，为家人而活，为小圈子而活。

但我们中也有一些人，他们在仰望，在俯视，在沉思，在凝视，在忧虑，在飞来飞去，在奔走呼号，在挑灯夜战，在奋笔疾书，在思考人生，思考世界，思考我们的未来……

人活着，就要工作。有的人盼望着早点退休，因为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的快乐，那里没有他们要的自由，没有他们要的生活，有的只是职业的倦怠。有的人一干工作就兴奋，感觉每天工作就像一次旅行、一次演讲、一次大餐、一次释放、一次创造，总希望晚点退休，自己还有无限的价值可以发挥，还可以为人类工作一百年……

我认为，人过了 60 岁，人生的精彩大戏才刚刚开始上演，人与人的差距也会由此迅速拉开……这个年龄，身体的老化很难抗拒，精力不支，疾病缠身，失落、无助、孤独等相继而来。是就此而止步，一点一点等到生命的终结，还是擦亮生命，变劣势为优势，让生命之光照亮人间——这对每个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就好比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大家在一起跑，看谁跑得最快最好，看谁落后了又赶上来，看谁的眼睛里有坚定的目光，看谁有血有泪跑完、走完、爬完全程，看谁被陆续淘汰出局。

每个人都是上天的恩赐，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感谢每一个生命，向虽年高但依然在学习、努力、奋斗的人们致敬！

江苏省张家港市的丁品森老师，我与他至今没有见过面。何时第一次通电话，我也印象不深。可能是多年前，他发稿子到新教育报的电子邮箱后，我们开始了来往。慢慢得知，他是一位饱尝艰辛的退休教师，特别喜欢写作，出了十几本书，发表了 1 600 多篇文章，给学生们做了些报告，曾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的张天保、辽宁省盘锦市教育局局长魏书生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何永康等，都曾给他的书写过序。我感觉这个人不简单，有故事，是个好典型。

有一次，临近春节，丁老师与我电话沟通，我说我们报纸喜欢有深度的文章，你能不能把你的故事详细写下来，并配上相关材料和图片，发给我们看看。75 岁的他在春节期间，一个字一个字地码了一篇近万字的文章，很快就发给我们了。材料全了，且含金量较高，新教育报很快就在随后的一期报纸上用头版和两个通版，共 5 个版的篇幅，以“中国新教育智库研读名家”的名义，向全国教育界免费重点推介了优秀的丁品森老师。用 5 个彩色整版免费重点推介一位退休的老教师，没收一分钱，这在当今报刊中是少见的。这是新教育报立志“办中国最实用的教育报”这一理念的很好体现。丁品森老师就是我们需要找的基层典型之一，他值得教育界众多同行学习和借鉴。遇见他，是新教育报的机遇。刊登他，是新教育报的骄傲和自豪。

60 岁以上仍在不懈奋斗的人们，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看着 76 岁仍在不断奋进的丁品森老师，我不禁想起了我的父亲。他中年添了我，现在已经 82 岁了。他很伟大，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灵魂，让我能够

为中国教育界服务长达 20 年，全国很多地方的教育界因为我与我们团队的奉献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很多校长、教师和学生因为我们的服务而活得更精彩、更伟大。我的父亲虽然没上过几年学，但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勤奋、好学、见过世面、深明事理，对我和我们家庭影响很大，然而他的农民意识也多少影响了我们。最近几年，对死亡的恐惧阻碍了父亲的自强不息，我曾委婉地向他提出过批评，可并没有取得很理想的效果。不过回头想想，期待没读过几年书的父亲能像我们一样，“胸怀天下，造福世界”，不懈地追求，要求或许太高了一点。

前几天，丁品森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要出一本名为《乐为写匠》的书，想请我写序，并发来了书稿。我一向很反感那些不能给世界留下印记的序。另外，我对自己写东西要求很严，“一文十万元，一年磨一文”，宁愿不合作了，宁愿关系僵了，也不愿意写些不痛不痒的东西去污染世界，砸了中国新教育智库 15 年来积累的品牌。可面对丁品森老师的邀约，我却难以回绝，因为他虽然身在基层，且已在向八旬高龄迈去，但他还是笔不停挥地一直用心在写，写他对祖国的情，写他对青少年的爱，写他对学校教育和当今社会诸多问题的深层思考……为此，我挤出宝贵的时间，快速地为他的新作写下了这篇序文。

丁品森老师的内心强大，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走上教育岗位，立志服务教育的人，就必须静下心来，淡泊名利，共同追求教育的真谛、人生的真谛。

（王永胜，“实新教育”发起人、著名教育策划家、中国新教育智库主席、中国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目录

C O N T E N T S

沉思篇

笺凝心香

文字情缘 / 3

初涉教坛一跟斗 / 15

此生难忘申港情 / 17

臧克家的襟怀 / 20

孜孜一生 铸就辉煌 / 22

书缘 / 25

十足的“傻子的事业” / 27

师生同学情 / 28

拼却老红换新绿 / 30

暖人心田的编辑，摄人眼球的刊物 / 32

家书一封 / 34

静水流深

不懈攀登，永远追寻 / 39

学做武松，不做洪太尉 / 40

雨天好天气，弯月也美丽 / 42

万斛涌泉人皆有 / 43

1%的灵感和99%的汗水哪个更重要 / 45

扬长补短，锦上添花 / 48



钟情篇

时时为自己加油鼓劲 / 49
努力学习“舍”的功课 / 51
心中有绿意，满目尽是春 / 52
“吃亏是福”蕴深意 / 54

深情寄语

书香沁心脾，至乐在读书 / 59
有眼须识自身宝 / 66
学业成绩并不等于事业成就 / 74
千金难买幼时艰 / 85
人美在心灵 / 90

育英妙方

以身作则，树立榜样 / 96
心中有谱，因材施教 / 101
循循善诱，春风化雨 / 108
热情鼓励，滋润心田 / 115

语文天地

语文天生重要 / 122
放得长线钓大鱼 / 123
语文不是敲门砖 / 125
让语文学习永远充满诗意 / 127
学习语文要重在感悟 / 128
多设置“知识的抛锚处” / 130
读书需要善植“根” / 132
读书需知出入法 / 133

咀 华 篇

读书需要动笔墨 / 135

从名人论学的文章中汲取营养 / 136

名篇管窥

无限悲哀中的一瞬欢乐 / 143

借树抒怀，意象璀璨 / 144

精美语言形成清淡风格 / 147

神锋四出，妙语如珠 / 150

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 / 152

“无声”的艺术魅力 / 156

数学是诗，诗非数学 / 159

兴波六法 / 161

佳联品赏

古今名人的自勉读书联 / 172

古今名人的抒怀读书联 / 176

古今名人的勉人读书联 / 182

乡 土 篇

先贤疏影

刘半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 / 193

刘天华：重情重义的一代国乐宗师 / 202

刘北茂：传承二兄大业的著名音乐家 / 210

殷念乔：卖地兴学的民众教育家 / 215

孙逊群：农讲所里取真经 / 219

故土风物

一座值得永远开挖的富矿 / 233

香山满山香 / 236

魂牵梦萦香山古寺庙 / 237

西施采香径 / 240

神奇老虎嘴 / 243

诱人圣过潭 / 245

姜太公钓鱼台 / 248

巍巍香山陵 / 250

实至名归的举重之乡 / 252

声名远播的雷沟大布 / 256

民间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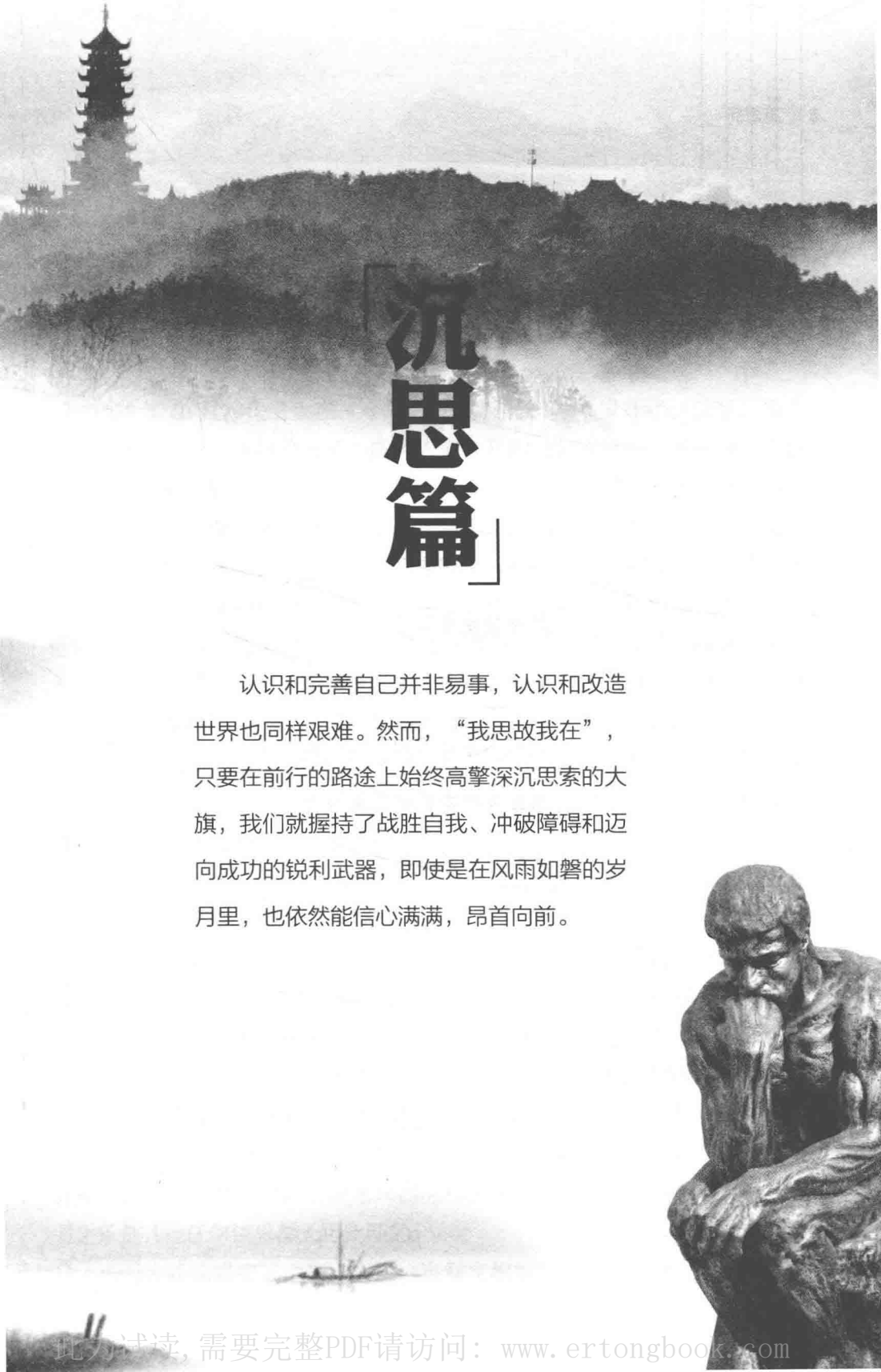
狐泪眼 / 263

歪头石狮哈哈笑 / 270

百哥鸟惩恶 / 277

香山侠士智斗耍猴贼 / 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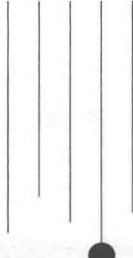
除妖辟邪的银杏树 / 287



沉思篇

认识和完善自己并非易事，认识和改造世界也同样艰难。然而，“我思故我在”，只要在前行的路途上始终高擎深沉思索的大旗，我们就握持了战胜自我、冲破障碍和迈向成功的锐利武器，即使是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也依然能信心满满，昂首向前。





笺凝心香

深刻地认识自己

严苛地反省自己

在素笺上凝聚自己的瓣瓣心香

让众人由此走进我的心灵世界

悉知我的向往和追求

了解我的情感和思想

文字情缘

1939年10月，我出生在一个清寒的贫农家庭，10岁那年，父亲又撒下了我们四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撒手人寰，我们当时家境的艰难困顿，也就完全可想而知。所以，我自小就赤脚爬地，割草打柴，喂猪养羊，成天跟土圪拉打交道，与读书学习根本就沾不上什么边。幸好苍天有眼，“一唱雄鸡天下白”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爱和照顾下，靠着助学金和减免费，我终于有机会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并考上了连吃饭都不用自己掏钱的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后又幸运地被保送至高等学府进行深造，这就使我正儿八经地跻身到了读书人的行列之中，并对语文学科产生了尤为浓烈的兴趣，跟语言文字结下了至亲至密的深深情缘。那时候每到课余，同学们大多兴致勃勃地去玩这玩那的，而我呢，总是习惯性地钻进学校的图书馆去，就像那一头饥肠辘辘的小牛一下闯进了长满鲜嫩蔬菜的园子那样，见到了书、报和杂志，就狂吞猛嚼起来，并不时地在自己装订的本本上摘录下一些精彩的语句和段落，以供随时欣赏和回味。只要一进图书馆，我就仿佛被磁铁吸引住了似的，总是心无旁骛地认真阅读着，思索着，抄写着，任由时间悄悄地流逝，总要到管理图书的老师近身提醒催促了，这才发现夜幕业已降临，不得不恋恋不舍地起身离去。上了大学以后，我对读书就更是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记得上学后的第一年寒假，同学们几乎都归心似箭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可我仍留在学校里终日与图书为伴，即便是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也依然跟一位挚友在一起切磋着读书时所遇到的疑难问题。这一天，我虽然没有吃到一年中难得吃到一次的丰盛年夜饭，也没有享受到与家人在一起喜笑颜开辞旧迎新的特有欢乐，但我还是感到异常的意兴盎然和怡然自得，因为在我的心目中，读书之乐是其他任何快乐都无可比匹的。

正因为我始终牢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决心以优异的成

绩来报答党的深恩，所以我求学时的学业成绩——特别是语文学习的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读小学和初中时所写的涂鸦之作，常常被语文老师当众宣读和大加称夸，读师范时的习作则在学校的作文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读大一时所写的评论文章更是有幸在国家级刊物上得到了发表的机会，而且那时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的前身）还给我寄来了他们的内部资料，约我撰写有关的文学评论文章。

正当我雄心勃发，意欲大展宏图时，焉料病魔却无情地向我袭来，使我不得不无奈地中止了在高校的学业。此后，由于家境艰困，营养不良，我的病许久都没能痊愈。眼看复学是没有希望了，为了生计，我只得拖着羸弱的身子去当了一名代课和民办教师。当时的代课和民办教师，薪金甚是菲薄，连养家糊口都颇为不易，购书阅读也就近乎是一种奢望。那时民办学校的设备条件也相当之差，根本就没有什么图书馆和资料室，因此借书阅读也就同样无从谈起。尽管如此，为了我的挚爱，我还是从牙缝里挤出钱来，托人从上海和南京购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选》和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并抱着有病之躯在夜晚的油灯下刻苦攻读。这些书的每一篇文章里，在那些关键性的词语和句子下面，几乎都留下了密密匝匝的圈圈点点，勾勾划划，在书的天头地角和左边右沿处，也都挤挤挨挨地写满了我一抒己见的眉批和总评。譬如读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时，我就在书上写下了八百多字的评、批文字，又如读周敦颐的《爱莲说》时，我写的评、批文字甚至超过了作者原文的字数。

这样贫病交迫的日子虽然过得非常艰难，但由于有书相伴，我的心灵中还是感到有着些许的欣慰。然而，怎么也没有想到此后竟有“十年浩劫”的猝然降临，使我深感不解，大为迷惘，感到自由自在地徜徉书海的日子是那样的遥不可及。正因为如此，在那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不仅身子骨始终病病歪歪的难以振作，而且在思想和精神方面也老是被浓重的阴霾笼罩着，整个人就好比那久遭干旱的禾苗一般，因长期无法得到书籍的滋养，而一直在饥渴待哺中蹉跎着宝贵的岁月。不过，自小就历经了诸多磨难，有着不屈意志的我，即便是在想流泪的时候，只要抬头望一望天空，眼泪也就不会流下来了，即便是遭遇了再怎么巨大的委屈和痛苦，在我的内心深处，亦依然留

存着一丝微笑，一丝对未来的憧憬。因为我始终坚信，曾能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新中国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一定有能力来收拾和改变眼前这乱糟糟的局面的。

终于有一天，梦魇般的“浩劫”结束了，我心底里不禁又萌生出一丝新的希望。果然，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嘹亮号角吹遍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转瞬之间，“东方风来满眼春”，“桑田碧海须臾改”，整个国家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巨大变化，我家也成了改革开放政策最早的一批受惠者。1979年，我因学习成绩较为出色，而吉星高照地在我们学校第一个由民办教师转为了公办老师，我爱人也如鱼得水，开始放开手脚干起了个体缝纫业。此后，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作为一个农家子弟的我，竟然喜出望外地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斋——“不已斋”，并陆续购置了不少我所喜爱的书。“雨霁云消，心事如潮”，我与那疏远了很多时日的书籍重又日亲日近了起来，在书海中尽情遨游的好梦终于得以再度成为现实。也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缘故吧，这时我的身子骨也开始有了明显的好转，于是无论是严冬酷暑，抑或是清晨黄昏，我都俯身于案前灯下，埋首在书里卷中，巴不得将里面的宝贝一口吞下肚去，恨不能将过去的损失一下夺将回来。而且，在像春蚕那样使劲地吃叶成长的同时，我也开始尝试着学习吐丝结茧，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形诸笔墨，渐渐地走上了一条撰文著书的路。经常埋首攻读，我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了“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和“为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乐无穷”的无比温馨和快乐；不时掇管为文，我愈发深切地体验到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和“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的无穷乐趣和欢愉。

不过，真要在教学研究和撰文著书方面弄出点名堂来，还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因为白天在校忙于教学，这些工作只能在放学回家以后和晚上进行，而这就在我们家里产生了一些矛盾。我爱人是搞个体缝纫的，除了干缝纫活以外，还得承担差不多全部的家务，确实是忙得够呛，所以见我回家后对家里的事啥都不顾不管，也就免不了跟我常犯嘀咕：“一天到晚，不是本子就是书，还真成了书公子啰；这家里的事儿，成天手不动弦丝，哪还像个当家的！”说实话，她的这些话确实都说得在理，无可辩驳，所以我绝不可跟她针尖对

麦芒地硬碰硬，而只能软柴搁硬柴地慢慢跟她磨。于是，我便总是不失时机地跟她叹苦经，说是这人民教师如何如何不好当，这教研成果如何如何不好出，恳请她的体谅和宽容，可她实在是太忙了，因此也就从没有松过口，让过步。没有办法，我只得尽量瞅空帮着她买米买煤，洗衣烧饭，有时甚至还得“客串”一下，帮她拷拷边儿什么的。就这样，矛盾渐渐缓解了，双方相安无事。不过，在我的内心深处，却依然说什么也无法平静：我可以帮她干些活儿，她能不能也对我的事业有所理解，有所支持呢？

琢磨了好一阵子以后，我终于想出了一个新点子。一天，我便先远兜远转地跟她说道：“我们的语文书上有一篇叫做《天山景物记》的文章，里面说到天山有条野果子沟，沟里长满了野苹果树，春天，五百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秋天，五百里的累累苹果无人采，多少年来，这条沟堆积了几丈厚的野苹果……唉，你说可惜不可惜？”

见我冷不丁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她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和脑，便不解地反问道：“可惜是可惜，可我又不是国家的总理，你问我这个顶什么用呢？”

“你不是国家的总理，却是我们家庭的‘总理’呀，我这是大同小比嘛，这事儿跟我们家的关系可大着哩！”

“看你，天花乱坠的，愈说愈不着边际了，我才不信你那一套呢！”

到了这节骨眼上，我不得不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如今，我已快近知天命之年了，若是再不帮助学生推出些文章，若是再不总结研究出些教学上的东西来，我岂不也将成为一个野果子沟了么？”

“成为一个‘野果子沟’……”她将我的话语轻轻地重复了一遍，那黑亮黑亮的眸子滴溜溜转了一转，终于明白了我说这番话的真正用意，便笑了笑说：“那你倒说说，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呢？”

我见机行事，趁势说道：“办法是有一个，那就是请夫人高抬贵手，别再老念紧箍咒了，让我能尽量从家务劳动中‘解放解放’。”

“你呀，可真够鬼的！”

听得出来，那怨嗔的语气中更深含着一层爱怜的情意，我不由得心头一乐。

这一席谈话还真是管用，从那以后，我爱入果然就独自一个，不言不语地几乎包揽了全部的家务，我再也不必为那些琐碎的杂务活花时费力了，每

天一回到家，就可以往楼上一钻，往案前一坐，不是潜心评改学生的习作，就是刻意研究教学方面的有关问题。每每吃饭的时间到了，还得我爱人高喊一声：“书公子，开饭啰！”

即便是有了这样的条件，要出点成果仍然不那么容易。就拿给报刊推荐学生习作的事儿来说吧，就历尽了种种艰辛：首先得认认真真帮学生看作文，仔细研究其成败得失；然后得细细到地跟学生谈，为他们指点修改的方向和路子；修改稿出来了，还得看改得到位不到位，如果不到位，还得让学生重新再改，即便是到位了，也得逐字逐句帮他们加工润色，不容有半点马虎；稿子改定了，还得给他们提供稿笺纸，让他们工整地誊抄清楚；誊清稿交到了我手上，还需要一丝不苟地帮着校勘核对；一切都就绪了，还得要亲跑邮局，自掏腰包，购了邮票将他们的习作寄往全国各地的报刊编辑部。而这些习作寄出去后，常常不是旅行一周，“完璧归赵”，就是“泥牛入海”，永无消息。几次三番这么一来，我的心头也就不免会涌起一些失意和惆怅。看着我那多少有点抑郁不欢的模样，我爱人终于禁不住开腔了：“我看你是真应了‘赔了夫人又折兵’那句古话，尽干些吃力不讨好的傻事，我看还是算了吧，免得再自讨苦吃。”我当然懂得我爱人的心意，但我难道能一遇挫折就扯起白旗，半途而废么？“不，我不能当逃兵，还得要闯一闯！”我斩钉截铁地，既是对我爱人说，更是对我自己说。我爱人最了解我在挫折面前绝不肯轻易退缩的脾性，见我已铁了心，也就不再强拦，只是缓缓说道：“那好吧，就再试一试看！”

辛劳不会白费，汗水浇出甜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程瑛同学的习作《邂逅之后》终于在《中学语文报》上刊登了出来。一放晚学，我便恐失至宝似地紧攥着那份样报，春风满面地一溜烟似地回到了家中。

“什么事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的举止神情，显然丝毫都瞒不过我爱人的眼睛。

“大喜事，你瞧！”我话语未完，早已把那报纸摆放到了她的缝纫机上。

“果真上报啦，好，实在是太好了！”她看着说着，情不自禁地拍起了手来。谁知紧随着这一拍，她就“喔唷喔唷”地直嚷起来。原来她一高兴，竟忘了手里正拿着根缝衣针，双手一拍，就在左手上刺了一个针眼，殷红的鲜血从